

珠玑荷花湾的传说

张文泰

多年以前，我曾写过一篇散文《我童年的荷花湾》。荷花湾在村子的北面，北沙旺边上。北沙旺是村里乡亲们自己的叫法，市里的人都称这长满槐树的地方叫西沙旺。

北沙旺基本上和我们珠玑村连在一起，唯一一条用黄泥填出来的路，通往北面的大海。村里人称这条路叫“大泥道”。大泥道在村口处两旁有两个大水湾，一个是大荷花湾，一个是小荷花湾。盛夏时节，两个水湾开满了荷花，白的、粉的、红的荷花争芳斗艳，满湾翠绿的荷叶像一把把高擎的花伞，露珠儿、水珠儿在翠盘般的叶面上，精灵般地跳来舞去，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槐

花林中唱着夏的咏叹调，不甘寂寞的蝉在岸边的垂柳上拔着亮丽的高音，湾中的青蛙也在高一声低一声地伴唱着，好一曲田野欢乐颂。

荷花湾的水永不干涸，长年汪着一潭绿水。有人说湾里住着一位老鳖精，几百年的鳖精是有灵气的，它守护着这一湾水，这一湾水，养育着一湾的荷花。这一湾的荷花，给珠玑纯朴的百姓带来福气。

一个村子有了水的守护，有了荷花的芬芳，这个村子就有了灵气。有了水的滋润，村里几代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田园生活。这美丽的荷花湾也流传着许多或美丽或忧伤的传说。

传说一：荷花仙子来救人

传说早年的荷花湾并无荷花，只是两湾碧水，是村里人一年四季洗衣服的地方。湾边的一块块斜在水里的青石板，洗衣浣纱的女人们，坐在岸边，上下挥舞着棒锤捣衣漂洗，伴着家长里短和欢歌笑语。

有一年刚开春，一位新过门的新娘来湾边为家人洗衣服。不知咋搞的，手中的棒槌漂走了，新娘急了，伸手去捞，棒槌没有捞起，人却滑进了深水，一下子就没了头顶。新娘在水中挣扎、呼喊……岸边的几位洗衣女早已吓得不知所措。在一片慌乱中，一个绿衣飘飘的女子从天而降，飘舞的裙裾像一道靓丽的彩虹跃入水中。新娘得救

了，而那女子却没有上来。村里的父老乡亲打捞了三天三夜，也没有找到这位神秘的女子。

那一年夏天，大湾小湾的水面突然铺天盖地开满了荷花。好似诗人杨万里描写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翠绿的荷茎高举红的、白的、粉的荷花婆娑起舞，满塘的荷香驱着田野的蕙风和着袅袅炊烟飘荡在寂静的村庄。后来人们说，那位救人的美丽女子，根本就不是凡人，而是龙王老爷派来的荷花仙子，救苦救难，普渡众生。从此这位荷花仙子就留在了珠玑荷花湾里，每年盛夏都给村里人送来满塘的荷香，给珠玑的父老乡亲带来无尽的欢乐美好。

传说二：湾里住着老鳖精

珠玑荷花湾也叫“灵湾”，传说湾里住着老鳖精。

传说荷花湾中间有一口大井，深不见底，直通龙宫。老鳖精和它的子孙们就住在龙宫里。所以珠玑的荷花湾常年碧波荡漾，荷花满塘，天旱不涸，地涝不溢。两湾宝水守护着珠玑这方美丽的土地，世世代代的珠玑人日子红火，生活滋润。

为证实荷花湾有老鳖精守护，村里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。故事的主人翁是我同学的父亲，姓王，一位村里的能工巧匠。这老王最大的爱好是打猎，一有空闲就扛着猎枪去北沙旺蹲守。那时的北沙旺槐树林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什么都有，兔子、野鸡、鹰、斑鸠……每一次打猎都会满载而归。这次不知咋地，转悠了半天，愣是没有猎获，只好悻悻而归。走出槐树林就到了荷花湾。在湾边的沙滩上有一只半大不小的鳖在慵懒地玩耍。猎人老王见到送上门的美味，满心喜欢，三下五除二把鳖捆扎好。回到家，把五花大绑的鳖挂在屋内墙上，准备第二天杀鳖熬汤，犒劳一下家人。见天色已晚，倒头便睡。午夜时分被噩梦惊醒，梦中一老态龙钟的老鳖精，恶狠狠地对他喊道：“老王，你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睡大觉，让我的孩子挂在墙上遭罪，你小子，等着……”老王惊出一身冷汗，慌忙从炕上爬起来，双手捧着小鳖，一

路小跑，把鳖送到湾边，放入水中，那鳖游进深水中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这故事传得有名有姓，有鼻子有眼儿，让人真假难分。

珠玑村有两块“鬼子碑”，一块就竖在荷花湾畔，是村民为祈雨而立，碑文是我们张氏先祖张激奎先生书写的。1920年夏秋季，五十年罕见大旱，庄稼无收，饿殍遍野。珠玑人在湾畔立碑祈雨，两天后，恰逢天降喜雨，旱情缓解。人们对老鳖精更加信服，更加崇拜了。

宋朱熹有诗曰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荷花湾长年不干涸，是有活水注入的。牟家大顶、沙牛夼、娄子山植被茂密，水源丰沛，几股山水汇聚经村东流入小铜盆，再经大街老官道流入最低洼处的荷花湾。小的时候，雨真多，一下雨，村北的大街就变成了哗哗流淌的河，孩子们可以玩打水战的游戏，玩纸船、木帆、各式各样的水枪。水里还能看到有鱼游过，我们边玩要边捉鱼，好不快哉。

后来因搞建设动了水脉，荷花湾也渐渐无水了。传说有一天荷花湾上空黑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老鳖精腾空驾云而去。此后，大湾小湾干涸无水，满塘荷花也不见了踪影。

传说三：官家植荷为清廉

清末，珠玑季氏家族出了个有名的官员季友三，出任江苏阜宁县七品县令。村里人世代称这个家族为“官家”。季友三在村大街十字路口往北有五进院落，中间甬道，一边三间。汉白玉石级、石柱、石鼓颇豪华精致。“官家”为改良地理风水，在村北他家的后花园，挖大湾植荷花，占地十余亩，深数米，并建房三间雇人看管，从南方引种大量优良品种的荷花。

引种荷花的另一个原因是“官家”要世代为官，必须清廉守节。莲与廉同音，是正直清廉的象征，出淤泥而不染，经风雨而不折。“官家”最鼎盛时期，湾里的一丛荷花荷叶肥大翠绿如盘，一支秆窜出来水面，亭亭玉立，秆上生出两朵莲花，含苞待放，乃并蒂莲。并蒂莲生成的概率极小，可谓花中极品，极为罕见。并蒂莲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祥瑞之兆，村人极喜，上报福山县府，县太爷率一众大员，乘坐八抬大轿来珠玑看并蒂莲花开。那天的荷花湾畔，黄沙铺地，扎松门，竖彩旗，临近各村，贩夫走卒皆鹿集，闻巷悉空，锣鼓喧天，成一时之佳话。

再说“官家”小四子吃加吉鱼的故事。不知是“官家”哪一代后人，村里人叫作“官家”小四子，这家伙是标准的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，整天带几个狐朋狗友四处游逛，吃喝嫖赌。一天他们到了福山一家酒馆显摆，一进门问老板“有什么好吃的吗”，老板也气壮，“吃啥有啥”。这句话把小四子惹恼了，把大洋咣当一声放在桌子上，“那就先清蒸两条一斤八两到二斤的抬网加吉鱼”。鱼很快做好，跑堂的伙计双手端上桌，小四子用筷子挟起鱼眼丢到嘴里，四只鱼眼吃完，一甩袖子，走了。第二天又来了，又要二条一斤八两到二斤的抬网加吉鱼，又挑了鱼眼吃了，又抬脚而走。酒店老板知道来了挑刺的主了，小心地侍候着。就这样，小四子带着他的“跟班”连来了几天，把老板吃“草鸡”了，最后找熟人摆了一席，方才罢休。

传说挑加吉鱼眼的小四子大哥在外地做官，捎回家一坛子大洋，被这位仁兄不到一年就挥霍一空。“官家”出了不肖子孙，闹出一段丑闻，坏了半世清名，至今仍是村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荷花湾的前世今生

在《芝罘历史文化》丛刊第30期，有一篇文章《我的父亲张敏恒与东聚昌绸缎庄》，由张哈艳口述、孙启华整理。其中讲到她家在西沙旺有一个18亩地的荷花湾，是当年烟台唯一的一处荷花湾，光莲子一年就出产一百多斤。当时是一亩地一个小元宝买的，看管荷花湾的老王名叫王树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荷花湾无偿给了老王。

我访谈过王氏族人，都说没有王树福这个人，只有一个王兴福。王兴福这个人其名不彰，但提到他儿子王心竟，却无人不知。王心竟是当代著名山水画大师，据说当年曾画有《荷花图》，不知画的是否珠玑荷花湾的荷花。

王心竟本名王锡照，与作家王锡宣（申均之）是叔伯兄弟，王锡宣

的前妻是珠玑人陈秀英，荷花湾三间看护荷花的房子，后归陈秀英所有。三间瓦房远离村子，1952年镇压反革命分子时曾关过将被处死的犯人。乡人说这屋子煞气太重，我表叔是个不信邪的主，用200元钱从陈秀英手里买下了这所房子，一家人一直住到旧村改造，换了新居。

1984年，荷花湾被填平后成了菜园，菜园里留一口井供浇菜用，井水仍汪汪的。后又盖上猪舍，是一排排用沙旺白沙烧制的白砖建起来的白色猪舍。猪被饲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来人参观时一吹哨子，猪们便一溜烟地跑出来吃食，村里也成了大养其猪的典型。如今那一栋栋猪舍已成了瓦砾，荷花湾旧址上盖起高楼，荷花湾只留下了許多或忧伤或美丽的传说。

